通志堂經解

仁 12
1411
438

門 □ 12
踊
卷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四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朝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鄭氏曰旅衆也邇近也鍾金也獻金爲作器鍾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

孔氏曰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生之宜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以下即旅幣無方之事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最在前陳金則次於龜後不謂之金而謂之鍾者貢金以供王之鑄器器莫大於鍾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厠居龜帛之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

在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玉以表德
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
也謂王君有德而往歸之
長樂劉氏曰六服諸侯更番以四仲月來朝則任土作貢
旅衆國之幣隨其國之所有或金或玉或黼或包如禹貢
九州之物無定法也而國服遠近不同必使番休六年一
徧而每朝王必皆助祭執籩豆駿奔走則不可在禰祠烝
嘗之後也故曰節遠邇之期焉其朝宗覲遇也或受饗於
朝或受饗於廟備陳衆國充庭之物則九江納錫大龜者
荆州之所貢也以爲前列者先其靈知能照國家之災祥
也先儒考夏書無以鍾爲貢幣者以鍾爲金則厥貢惟金
三品以其從革可柔可剛有利國之義故謂之和以和居
參之者具陳三品銅色雖下而亦居其次者以其和也

長樂陳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
衆幣所以無方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周官
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
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也金之爲
體則實而其爲性則順體之實則足以見情而性之順則
足以示和示服猛者所以明德威惟畏也往德者所以示
德明惟明也禮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
漆絲纊竹箭之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率
而已此詳略所以不同也　又禮書曰采邑有賦而無貢
邦國有貢而無賦周官大宰以九賦斂財賄有家削邦縣
邦都之賦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祀嬪器幣材貨服斿物
之貢其制地貢在大司徒其施邦國之貢在大司馬其物
則職方氏揚州之金錫荆州之丹青青州蒲魚雍州玉石

之類是也其用則大府以家削之賦待匪頒邦縣之賦待幣帛邦都之賦待祭祀邦國之貢待弔用是也然邦國有歲之常貢有因朝而貢歲之常貢則春入貢是也因朝而貢則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之類是也二者之禮雖殊其玉帛庭實之設蓋亦相類考之覲禮侯氏奉玉帛以升庭實旅百先龜次金次丹漆絲纊馬在其南若皮則居馬之位而王特撫玉而已以示致方物者臣之職而不有其物者王之道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尊特斂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嚴陵方氏曰以衆之所陳故曰旅以意之所將故用幣土地所生之物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宜之物焉故以別言之地之遠者來之期常踈地之邇者來之期常數故以節言之鍾即金也貢金以共王之作器故以鍾言之曰金則以材言曰鍾則以器言金之為物其情則和鑄之為鍾則止而聚止而聚則和之所居故以和居言之

馬氏曰龜也鍾也虎豹之皮也東帛也皆幣也以其為庶實非止於此亦言其略而已旅之言陳也無方者以其土地各有宜不可以不別遠邇各有期不可以不節蓋土地各有宜則所貢不一遠邇各有期則所入有多寡故周官制貢各以其國之所有即所謂別土地之宜也聖人之治天下有武以示威有德以示懷有武以示威故猛者服有德以示懷故人向而往之虎豹者猛物也幣以虎豹之皮者示王者之威足以服猛也璧者玉也君子以玉比德焉加璧於束帛之上者示王有德而為人所歸往也

山陰陸氏曰方猶常也旅幣無方即前所謂其餘無常貨後世求於不產責之非時則非所以別土地之宜節遠邇

之期此言諸侯大饗故其記如此即言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丹漆絲纊竹箭於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是王德也以鍾次之言設而已亦貶於玉鄭氏謂金兩義先設後入且言鍾金既器矣和居參之所謂參和爲仁也言往德不言尊德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旅幣衆幣也若馬之類古人亦謂之幣鍾即金也言金則不必鍾故止於示情言鍾則必用金故又足示和往有將意東帛則將其德之被於人者加璧則將其德之同於天者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鄭氏曰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百僭天子也肆夏僭諸侯也趙文子晉大夫名武

孔氏曰自此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爲庭燎百者作百炬列於庭也大戴禮云天子百燎齊桓僭用後世襲之是失禮從桓公始也大射禮燕禮諸侯納賓奏肆夏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長樂陳氏曰天下有道天子馭諸侯諸侯馭大夫而禮樂有差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齊桓公僭天子之禮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也蓋齊桓公之僭以强趙文子之僭以奢記者録而罪之以其濫觴於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

山陰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
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
金華應氏曰禮運自天子祭天地至諸侯非問疾弔喪而
入諸臣之家凡八條皆以明諸侯之失禮而大夫之失禮
居其三此篇自庭燎之百至爲君之荅己也凡十餘條皆
以明大夫之僭禮而諸侯之僭天子居其三焉世愈降而
失愈甚失愈甚而亂愈速事變之推移亦可見矣孔子曰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信哉雖然抑有由也
諸侯之僭起於天子之失禮而已故禮運之嘆首以魯之
郊禘非禮爲言大夫之僭起於諸侯之失禮而已故此篇
之譏自齊威趙文子始焉夫齊威將仗義以服諸侯也乃
曰以庭燎之百誇其尊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輔其君
以霸者也而自僭肆夏霸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

夫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
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
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鄭氏曰朝覲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
命聘則有私見何爲乎諸侯之庭非其與君無別也外交
謂私覿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覿非禮之事朝覲
謂君親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覿是
非禮也若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故聘禮臣出使
有私覿所以申己之誠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覆明從
君而行不私覿所以致敬於己君也周衰有臣從君而私
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無外交者解所以

不敢私覿之意爲人之臣既無外交唯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覿之禮也

馬氏曰以周官考之則公執桓圭侯執躬圭伯執信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大夫執雁士執雉則大夫無執圭之禮此言執圭者荀子謂聘人以圭記亦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則知此非所執之圭也

山陰陸氏曰大夫執圭而使所謂信圭如此信也者信此者也何爲乎者痛詞也春秋之義痛之益深其言愈緩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亦以此八佾舞於庭猶可也以雍徹則甚矣故其先後緩急不同如此

長樂陳氏曰易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則爲諸侯者其可

庭實於諸侯之庭乎庭實於諸侯之庭者諸侯之無王也曲禮言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又況大夫從其君之朝覲其可以私覿於諸侯之庭乎私覿於諸侯之庭者大夫之無君也擅弓曰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左傳曰策名委贄貳乃辟也此所謂人臣無外交而不貳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作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諸侯下堂而見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鄭氏曰大夫饗君由强且富也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脇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天子無客禮君適其臣升自作階不敢有其室明饗君非禮也天子不下

堂見諸侯正君臣也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

孔氏曰大夫富强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干國亂紀君能殺之得其義也鄭註三桓以下並公羊文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饗王於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夷王下堂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者故云以下

黃氏曰魯自三桓執政日衰一日豈是能殺强臣爲得義哉蓋殺者降殺之義也謂大夫無饗君之禮而今可饗君者由三桓始也謂三桓勢强而君政微若降殺故爲大夫所饗正文非舉殺臣弒君之事本記大夫饗君朱禮之由與齊桓趙文子夷王爲亂禮法之始則無殺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以大夫而饗君猶爲非禮又況以諸侯而饗天子乎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覇者之法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未嘗不以賢而其所以待大夫未嘗不以禮其有至於殺者蓋其始也任之不以賢故其終也不可待之以禮耳周衰之際諸侯之殺大夫者不獨始於三桓而必曰三桓始者蓋前乎三桓者爲亂而不止於强及三桓之事則强而未至於亂是以齊殺無知衛殺州吁宋殺長萬陳殺二慶是皆以其禍亂一國而不止於强也叔孫之欲立慶父則恃强而已而未至於禍亂一國此記者所以言大夫强而君殺之由三桓始也春夏萬物聚見之時先王爲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爲

之覲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負依南面而不下堂所以明其義也明其恩則天下知所賢明其義則天下知所尊知所賢則人樂於爲德知所尊則人樂於爲禮此天子之德所以常感於下而其勢所以常隆於上矣至夷王則不然於其秋覲之時亦與諸侯分庭抗禮而下堂見之蔑其自卑所以起諸侯之僭自弱所以起諸侯之強以至平王東遷而齊王室於邦君降黍離於國風者非由此哉

延平周氏曰齊桓公葵丘之盟嘗謂無專殺大夫而此謂大夫強而君殺之由三桓始則所謂無專殺大夫者非特霸者之法而已然周之諸侯殺大夫者豈獨始於三桓蓋三桓以魯言也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之王業卒至於不可復興其失禮之害也如此

山陰陸氏曰三桓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季友之後子

孫執國政者也鄭氏謂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案季友鴆牙使若托以疾死然其於慶父緩追逸賊皆親親之道即非以君命殺之又季友不應在三桓之列且古者殺大夫非義也大夫見殺非智也其或有罪則遷就而爲之諱所謂簠簋不飾是也後世大夫世執國政君由是弱矣有殺之者更以爲義則若三家者有以啓之也經是以云經曰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春秋傳曰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以己更孟氏知三桓非公子友等亦明矣不信由夷王始則夷王以下莫不然也其所謂始者能爲之始而已後有不皆也據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練冠以喪慈母自魯

昭公始也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天子燕禮則以宰夫爲主示其君之尊而莫敢與之抗禮也故君適其臣升自主人作階之位示臣不敢有其室也爲人臣者不敢有己而況於有室乎

橫渠張氏曰不當下堂而下是天子弱而諸侯强也若負屏而立謂之朝是當行禮於庭中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繅藻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僭於此相貴以等相勸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鄭氏曰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傅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以上皆天子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繅藻丹朱以爲中衣領緣也繅讀爲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以上皆諸侯之禮也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强盛之事案小胥

天子宮縣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白牡是殷之正色諸侯祭用時王牲今乃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謂用金琢傅其盾背亦外高故鄭云如龜蓋漢禮然也又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之僭禮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天子禮樂特賜周公魯惟文王周公廟得用之用於他廟則爲僭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皆爲僭也臺門者兩邊起土爲臺臺上架屋曰臺門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爲敬也明堂位云反坫尊則坫爲尊而設故鄭知反爵之坫也坫以上爲之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故鄭知兩君相見也彼註云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謂於此坫上而反爵也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爲之繡黼爲領丹朱爲緣案註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爲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爲綃字又五色備曰繡白與黑曰黼繡黼不得共爲一物故以繡爲綃也謂於綃上刺黼文也又釋器黼領謂之襮故鄭云襮黼領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素但不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耳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此事故言僭禮也相貴以等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擅相尊貴以等列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也鄭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註云周廟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

文二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
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彼據有
大功德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也
長樂陳氏曰宮縣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此周天子
之禮而周之諸侯僭之也祭以白牡殷天子之禮而殷之
諸侯僭之也蓋殷尚白非天子之宗廟不用白牡猶周尚
赤非天子之宗廟不用騂剛周公以人臣不可及之功故
祭得用天子之騂剛所以優其功然又不可以忘人臣之
分故以白牡所以正其分也則祭以白牡爲僭者豈非殷
之諸侯哉明堂位以大路爲殷路指木路而言之樂記曰
大路天子之車指金路而言之也殷之木路非天子之祭
大則不用尚之金路非天子之所賜則不得乘在殷而乘
木路在周而乘金路皆謂之乘大路此言殷周諸侯之僭

禮也其所謂繡黼丹朱中衣者蓋繡黼中衣之領而丹朱
中衣之緣也先儒以繡爲綃其說非矣詩曰素衣朱襮
又樂書曰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
侯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
侯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
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
之禮也乘以大路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道禮樂
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
不僭竊而用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朱干
用白金以覆其背所謂朱干設錫是也玉戚用玉以飾其
柄楚工尹路謂剥圭以爲戚柲是也凡此魯不特用於周
公之廟而羣公之廟亦用焉故子家駒譏之不特用於魯
之羣廟而諸侯亦用焉故於此譏之循緣積習八佾作於

季氏之庭萬舞振於文夫人之側先王之樂自是掃地矣

巖陵方氏曰先儒謂縣若鍾磬之屬縣於簴虡者四面皆縣象宮室之有墻故謂之宮縣諸侯軒縣猶軒車之有蕃去其一面故也白牡殷牲大路殷路也二者先王之禮路也唯天子乃得兼而用之丹朱中衣以丹朱爲中衣之飾也正服在外故謂之中衣微見脇强故敢僭四者之言亦互相明爾貴以等則爵不足以馭其貴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馭其幸大宰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覿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以其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以其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脅由大夫之强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言相尚以利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能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矣

山陰陸氏曰諸侯言僭樂僭祭祀言僭大路大夫言僭禮僭朝會言僭中衣亦言之法言天子微在上言諸侯脅在下君子詞也君子爲尊者諱蔽不諱敗諱脅不諱微且言天子在下寧言諸侯在下祖言不敢明非不得也故宋祖帝乙鄭祖厲王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鄭氏曰過之遠難法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所以存二代

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所尊之賢不過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爲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鄭云二王之後命使郊天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

唐天寶三恪二王後議曰三恪二王之義有三說焉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車封夏殷之後通以用六代之樂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三恪此據左傳但云封胡公以備三恪明王者所敬先王有二更封一代以備三恪存三恪者所敬之道不過於三以通三正一云一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二恪夷狄之君爲三恪

此據王有不臣者三而言之案梁崔靈恩云三義之說以初爲長何者禮記郊特牲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云詩二王之後來助祭又春秋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帝堯舜下同夏殷爲三恪也又案二王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存五代窮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即謂之二王三代之後即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能名黃帝列序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二三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賢不過二代示敬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正也其二代之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録其後故亦存之示敬其道而已

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足知無五代也況歷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焉通典嚴陵方氏曰成王之命微子曰惟稽古崇德象賢乃其事也

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惡大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

長樂陳氏曰監於二代則存二代之意可見矣

眉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爲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是也丹朱爲唐堯後作賓於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爲二王後湯爲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固當以禹之裔爲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茲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易故常也豈其於崇德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微子於宋至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而知也似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鄭氏曰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爲託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爲臣之事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爲臣也

嚴陵方氏曰夫地之若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爲南面之君故也然以失地則其賢不足尊也故古者不使之繼世

馬氏曰古者寓公非有大功德不同繼世雖然諸侯猶擇

其賢者而用之

君之南鄉荅陽之義也臣之北面荅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

鄭氏曰荅對也辟君辟國君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大夫君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家臣不稽首者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以臣於國君己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盡臣禮以事之

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陽明爲德故南鄉而有荅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爲德故北面以荅君所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荅臣臣者君之所統故不可言荅陰於君曰鄉則不斥其體君尊故也周官司士於王曰鄉自公而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爲君曰南鄉言舜之爲臣曰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言之則如此離而言之君亦可以言面故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經言聖人南面而爲禮之隆也諸侯之大夫陪臣而已則稽首者首至地而爲禮之隆也諸侯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乎必有君道之尊者乃可以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荅天也陽即天也

馬氏曰君者兼天子諸侯而言之也

山陰陸氏曰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蓋取諸離是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荅己也

鄭氏曰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君尊大夫之事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誤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

嚴陵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耳故於大夫有相荅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不面拜非敢忘也慮煩君之荅己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

延平周氏曰君有荅於大夫尊賢也大夫不親獻不面拜貴貴也

馬氏曰非不役志於獻而有慢君之賜也蓋禮無不荅而上之不虛取於下也爲其君之荅己故弗親不面拜禮從其簡而已亦所以尊君也

鄉人禳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鄭氏曰禳强鬼也謂時難索室敺疫逐强鬼也禳或爲儺或爲儺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驅逐强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氏而其事具於月令也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俟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山陰陸氏曰禳讀如陽禳以達陽制名儺言難陰而已方

言存室神也邪言儺非所謂敬

石林葉氏曰禓讀如陽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儺禓猶禳也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易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禓爲名鄭氏以爲強鬼之名誤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聽何以射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

鄭氏曰何以聽何以射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設帨

孔氏曰此一節論祭廟擇士之射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鄭註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爲士之法理合能射不能則乖於爲士之義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所以設弧者示有射道以其未能所以縣

之長大不得不能則辭以疾言以疾病而不能與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難而其節比於樂爲難故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喻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者其難也

山陰陸氏曰此言妙難口傳雖欲問之不知其何以也故曰道無問無問問之是責窮也

慈湖楊氏曰人皆曰所以聽者以耳而所謂耳者膚與內而已膚內能聽乎孔子於是致其問曰何以聽人皆曰所

以射者心與手而所謂心者何狀方其挽弓挾矢而心已注於鵠及其射已心又若入而執之無得視之無見窮之無鄉域卒不知其所孔子於是又致其問曰何以射烏虖至哉射者即聽者聽者即視者視者即思者是數者雜出而並用何本何末何始何終無所不通是之謂大同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鄭氏曰居讀爲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祭失禮之事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爲敬不足於時祭者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故譏而問之

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故不去樂故致齊之不舉樂者三日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果於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何

居者疑而歎之之辭也

山陰陸氏曰此豈魯事歟不目言之諱也

嚴陵方氏曰家語云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鄭氏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在西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

孔氏曰此一經論魯失禮之事繹祭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

西方三事皆違禮故言失之矣釋宮云門謂之祊孫炎云謂廟門外禮器云爲祊乎外故鄭知祊在廟門外也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鄭知西室也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也祊是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也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釋者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也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賓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爲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引周禮者司市文爲王者據其多爾

嚴陵方氏曰祭之正日索祭謂之祊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

山陰陸氏曰祊在當日繹在明日故曰繹又祭也鄭氏謂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非是也然則繹在廟門外祊在廟門內而禮器曰爲祊乎外者蓋祊雖在內自堂視之亦外也故祊門內也又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儀禮若不賓尸舊說云謂大夫有疾病攝昆弟祭是也鄭氏引胃子問疑之蓋失之矣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自謂庶子攝非概論攝主也

延平周氏曰詩之序曰絲衣繹賓尸也詩又曰祝祭於祊蓋廟門外謂之祊而繹者紬繹而求之也繹之於祊一祭也繹言其意祊言其地今若離之爲二祭其說非也周官掌國之法王立朝於前而其朝有三后立市於後而其市

亦有三朝雖有三竹南也市雖有三皆北也則所謂朝市之於西方其說亦非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荅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鄭氏曰墻謂之墉北墉社內北墻也國中之神莫貴於社故日用甲也大社王爲羣姓所立屋之北墉絕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

孔氏曰自此至反始也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土謂五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主陰氣也社既主陰陰且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墻下而南嚮祭之是荅陰之義也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爲屋以受霜露風雨是天地氣達也達通也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以爲戒天是生法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薄社即殷喪國社也既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絕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鄭知大社爲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爲五土總神稷爲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爲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爲鄭學者通之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爲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等是也天子諸

侯各有二社祭法王立大社王社諸侯立國社侯社是也又各有勝國之社此云喪國之社是天子有之也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鳥鳴於亳社是宋有之也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爲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爲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以爲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閒於兩社爲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閒於兩社其卿大夫以下社案祭法置社註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諸侯大夫皆有稷故註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什春民命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於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註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強言今禮用兩圭有邸

丘氏曰社者所在土地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若唯祭此五者則都邑之上人不賴之乎周禮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蓋社之所祭祭邦國郊原之土神也社既土神不曰祇而曰社者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敬之心故合其字從示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之也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蓋直以穀言之爲人所褻慢諸穀不可徧舉故直諸穀之長言之

長樂陳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示稷所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故也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示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或建於藉田然國語云王藉則司空除壇農正陳藉禮而歷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祭社也故詩曰春藉田而祈社稷非謂社稷建於藉田也其言王社建於大社之西於義或然西漢及魏有官社無官稷晉之時有帝社無帝稷類皆二社一稷議者紛然或欲合二社以爲一或欲異二社之所向是雖違經悖禮然亦二社同設於國中未聞藉田有之也蓋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國以社言之是也諸侯之國社則受其方色之土於天子而苴以茅漢之時有受青土赤土蔡邕以茅社言之是也先王之祭社稷春有祈秋有報孟冬大割祠春祈而歌載芟秋報而歌良耜此祭之常者也凡天地大哉之

類祭大故天哉之彌祀君行有宜宮成有釁此祭之不常者也祭之常者用甲其他則唯吉而已祭之牲以大牢其遇天哉則用幣而已考之於禮王之祭也南面其服也希冕其牲用黝其祭血祭其鐏大罍其樂應鍾其舞帗舞其鼓靈鼓凡皆因其物以致其義非夫深知禮樂之情者孰與此哉先儒有以王社有稷壝原隰爲稷神有以勾龍爲社而非配社柱爲稷而非配稷後世又有以夏禹爲社配有以戍亥爲社日有以先農爲帝社有以大稷爲稷社皆臆論也餘見祭法禮書

金華唐氏曰先王之祀上下達禮未有如社稷者也耕耨斂藏人力所可勉旱乾水溢則繫於神祇故凡先王神祇之事皆爲民祈穀也天尊地親故事之不同噫嘻事之以誠載芟良耜人事盡矣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忽於神也故祈焉不敢謂人事之盡而忘於神也故祈焉非吾過求也振古如茲矣報非止於今也欲其有繼焉所謂以似以續古之人者泣卜來歲之稼之意也諸侯危社稷而變置者古有之矣旱乾水溢而變置社稷者未聞焉孟子謂民爲貴社稷次之故舉是禮以言人君固不可舍己而求之神也雲漢之詩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又曰自郊徂宮后稷不克宮社宮也意吾常禮之未修則祈社修矣意吾變禮之未舉則郊宮徂矣而終不敢以責神也自反而已自勉而已周之先王其於豐凶之祭所以敬事社稷者蓋如此故社稷國之主也兵農之事繫焉古者兵出於鄉遂丘乘其本在社有社斯有民有民斯有兵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故奉之主車戮則行焉勝則獻焉報本反始焉耳言公社以別私言民社以別官王與諸侯爲

羣姓立者公也自爲立者私也里社民社也百室以上官社也命民社則下通於二十五家之里社大割祠於公社則王之大社而已事地之禮有公而又有私者親地也尊無二上故事天明獨行於天子而無二尊事地察故下達於庶人而且有公私焉祭法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於甲而物生陰嚴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夫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天地相須之義也故聖人制禮以致其義焉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爲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爲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薄社書並作亳薄與亳同

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可以兼稷也祭法言天子諸侯立社而不言稷亦以此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則郊宜用甲社宜用辛天雖主於生物亦有以成之則天之道所以明地雖主於成物亦有以生之則地之道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曲禮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郊者外事也社者內事也而此言郊用辛日之柔社用甲日之剛者說者以爲郊社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內外此說得之

霜露風雨之氣達則萬物之所以生也故天子大社必受
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也喪國之社
屋之使之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矣
延平周氏曰凡言南鄉皆位於北而南鄉則南鄉皆荅陽
也此言君南鄉於北墉下蓋位於南而鄉於北墉之下故
曰荅陰之義也東方陽也甲者陽中之陽也社用甲而不
用乙欲其以陽召陰也西方陰也辛者陰中之陰也郊用
辛而不用庚欲其以陰召陽也以甲爲用日之始則誤矣
古之營國之法前朝則立大社後市則立亡國之社欲示
其存與亡常相爲對以戒於有國者也故前之立大社則
上不屋下不掩欲其達天地之氣也後之立亡國之社則
屋之所以不受天陽不受天陽者示其天亡之也於北爲
牖使陰明而不使陽明也所謂喪國之社糞薄社者皆亡

國之社也喪國以人言薄以地言
新安朱氏曰或說稷是丘陵原隰之神或云穀神看來穀
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則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雷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鄭氏曰中雷亦土神也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爲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爲

鄭

孔氏曰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發此句爲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以得神之由也天垂象者欲明地故引天爲對地有其物天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財並在地出故爲人所取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

月星辰以爲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地既爲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雷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以土神生財以養官與民故皆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社事祭社是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爲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鄭註皆往祭社於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之采地此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爲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也唯社丘乘共粢盛者嚮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

唯祭社而使丘乘共其粢盛也粢穊也穊曰明粢在器曰盛所以報本反始結美報也 皇氏曰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共之示民出力也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

嚴陵方氏曰主以陰氣而位於北牖凡此皆祭地以其神也主以日而位於南郊凡此皆祀天以其明也地爲明而祭之以其神故此言社所以神地之道天爲神而祀之以其明故後言郊所以明天道也且神者不明則其道與人絕矣明者不神則其道與人褻矣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教教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夫天地之所以施於人者固美矣則人之報之也

可不盡其美哉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互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故周官亦謂之竭作丘言其地也乘言其賦也夫社者陰之神軍者陰之事使軍賦之家而共粢盛於社各從其類也故將出征則宜乎社不用命則戮于社軍行則祓于社釁旋則獻于社皆以是爾故此不曰丘民而必曰丘乘也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每言唯焉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

馬氏曰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故聖人則斂之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以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

以中霤爲主國以社爲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古者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唯爲社是單出里此近於家出一人也國人畢作此所謂竭作而其餘無羨也唯爲社田國人畢作人不愛其力也唯社丘乘共粢盛人不愛其財也此皆報本反始之意也

橫渠張氏曰家主中霤家非止卿大夫之家也祭中霤者祭其明也亦報天之義以不敢祭天故祭此明而已社土神也大夫以下成羣立社若謂大夫長於廛里之間與百姓居者立社則大夫與百姓同事於社稷似非其類也恐是士大夫以下各以其輩類立社天子諸侯皆有自爲立社士大夫不敢自各爲社則恐結輩類以爲社共事之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於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而至天子賤而至農夫

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載天履地之報古者丘乘共粢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延平周氏曰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中霤五祀之一而社稷之次故有國者以社爲主而有家者則中霤而已社事單出里所以重民也社田畢作欲其皆曉於戰陣也春秋之法作丘甲則書之而周官稍人掌令丘乘之法蓋四邑爲丘而丘作其甲則春秋所以罪丘賦之重至四丘爲甸出兵車一乘則周官之通法也是積四丘然後出兵賦而丘以殺爲主社陰神也亦以殺爲主而出兵必告焉故社之祭必使丘乘之家共粢盛者示其丘乘之兵所以能以殺爲主者其本始皆出於社而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

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天子諸侯郊社宗廟粢盛取於神倉大夫都鄙粢盛取於丘乘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平水土始於勾龍知播五穀始於后稷故以爲配是曰反始焉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臨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鄭氏曰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焚謂焚萊也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

火乃親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爲省流猶行也行田也鹽讀爲豔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豔之觀其用命否也謂禽爲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失伍而獲猶爲犯命是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祭社既用仲春用焚爲季春也焚謂焚燒除治宿草火遂誤以天子諸侯用焚當在仲春記者以季春民始出出火謂出陶冶之火案春秋火出爲夏三月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君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故云親誓社或左或右或坐或起戒勑之以習軍旅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教陣訖而行田禮驅禽於陣前以示士卒示流示之禽也利則禽也驅禽示之而歆豔之以小禽之利也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於禽言失伍得禽不免罰也其所爲得禮故戰則克勝祭則受福

嚴陵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爟於季春則出火焉水氣兆於戌故火受所勝而沒司爟於季春則納火焉聖人奉天時則爲焚者特出火之事爾牧師凡田事賛焚萊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豳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異代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爲社也王制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則田固有不爲社者矣夫社必先之以焚者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

也且社主陰陰主殺則爲社而有田因田而習軍旅不亦宜乎月令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車攻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皆謂是爾車賦者即司馬法自六尺爲步積之至於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者是矣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卒伍者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故也簡言於利否有所擇歷言於夷險有所經曰簡曰選亦互言之故大司馬止曰選車徒也以至車騑徒趨車馳徒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皆簡歷之也誓即所謂羣吏聽誓于陳前是也誓特誓田而已而曰社者以爲社而田故也左之右之即以旌爲左右和門是矣坐之起之即以教坐作進退之節是矣左右之位坐起之節亦莫不教焉凡以觀其習應變之事也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所謂設驅逆之車是矣此則臨之以利也夫田之獲禽猶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有賞而田之獲禽則無賞所謂大獸公之小獸私之是賞之之意也若失伍而獲禽則所利者小所害者大必有罰焉蓋小人見利而忘法凡此但求服士卒之志使之不失伍爾不貪其所得之禽也夫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因其田以習軍旅則戰之備也故以戰則克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因其無事而歲三田則祭之備也故以祭則受福

馬氏曰車賦者戰之器也有器則不可無人故卒伍者戰陣之人也歷有試之意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用是道也延平周氏曰火星以春見以秋沒故季春出火季秋納火皆聖人後天而奉天時也則爲焚者特其出火之一事耳

田獵之禮或行於仲月或行於季月周官則行於仲月豳

詩月令與此行於季月不必同

盱江李氏曰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徒弊致禽鼏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夫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鼈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顧不足爲後法乎

金華唐氏曰昔者聖人爲弧矢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於既濟則曰思患而預防於萃則曰除戎器戒不虞先王慮患之深如此講武之制所由立也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於象則曰常德行習教事師之彖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其象則曰容民畜衆兌之彖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於象則曰朋友講習先王之寓兵於農而習武以田其兼得諸此乎兵至險也習之四時則無以不教棄民之患兵毒民也寓之廬井則無久蓄不用之憂兵勞而犯難也習之田獵有說之義焉比鄰鄉井出入相友得講習之義焉講武於始以同其慮患之憂田獵於終以同其從禽之樂

公私之義其初律以禮法其久出於誠心故曰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致禽之禮其初帥以官師其久出於自盡故曰滌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一發五豝虞之仁也五豝一發騶虞之仁也故曰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國人畢作而老者優壯者獲禽而長者厚故曰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蒐狩矣叛者取之服者舍之而威德兼著故曰舍逆取順失前禽也振旅先長者治兵先壯者而仁義之兩得故曰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自王至於庶人禮有等差自牧伯至於諸侯時有疏數而上下之分明矣田車既好則狩于甫草選徒囂囂則苗于敖而險易之利盡矣鳥獸孕尾則蒐於春五穀既植則苗於夏獮於既烝狩於畢時合圍掩羣在所不忍而對時育物之道得矣大有宜造小有伯禱前有表貉後有餘獸社衍祈烝各順其時而成民致力之義彰矣先王之講武田獵其道悉備如此豈獨仁心仁聞之所能實周公設官分職聯事合治法制備具之所致也後世棄先王之典快心於從禽如詩人盧令之刺安意於僭禮如春秋蒐閱之書則周公之典壞矣

天子適四方先柴

鄭氏曰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

孔氏曰此一節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巡守至方岳先燔柴以告天尊天也

延平周氏曰天子巡守至于四嶽先柴以告天也管仲嘗以爲自古七十二君皆有封禪其說雖不可信然觀書之

所謂至于岱宗柴序詩者所謂巡守告祭柴望周官所謂封于大神禮器所謂因名山升中于天之類豈非封禪歟蓋古非無封禪也特不爲後世所謂納于大麓豈非禪歟蓋古非無封禪也特不爲後世泥金檢玉之費耳故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金華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所適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噫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者異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鄭氏曰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大報天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日太陽之精故就陽位也埽地而祭器用陶匏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也尚赤者周也

孔氏曰自此至始也一節總明郊祭之義郊祭用夏正此易緯乾鑿度文徧報天之一切神天之諸神唯日爲尊故以日爲諸神之主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爲主人也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埽地而祭陶謂瓦器尊及豆簋之屬已具解於上

延平周氏曰詩序曰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豐年秋冬報也此言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豈非孟冬之祈與孟秋之報者歟蓋仲春仲秋日出卯而入酉則所以爲長日故祭於春秋之孟月者乃迎其長日之至也大報天當以昊天爲主此言主日誤矣周官兆五帝於四郊是祭昊天則就圜丘而無兆祭五帝則其兆各順四時而布於四郊如兆

火帝於南郊蓋迎夏之氣不得不於南郊以爲就陽亦誤矣周官天地五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牧人謂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是郊用牲不必騂唯宗廟爲陽祀而騂亦陽之色故用之此書於文王所以言騂牛一詩於后稷所以言騂犧今以郊爲用亦誤矣

石林葉氏曰以郊爲迎長日之至下言郊之用辛周之始郊日以至正以別魯鄭氏反之强以建卯爲日至甚矣其誣也冬至之日祭天於圜丘此周之正禮不可易者也孟春建寅之月郊蓋祈穀之祭爾魯雖得郊不得同於天子是以因用郊之日以上辛三卜不從至建寅之月而止乃不郊書於春秋者甚明則魯郊始周祈穀之郊而已故左氏以爲啓蟄而郊鄭註明堂位孟春祀帝正建寅之月鄭誤以爲建子季夏六月乃建未之月也鄭又誤爲建巳之月雜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蓋爲魯不得郊日至故仲孫蔑欲取建未夏至而禘以配周郊祖所以記其失何與六月之禘乎凡周之政事大抵皆用夏正蓋天時有不可亂故周官每以正歲別之鄭氏本不曉郊禘之辨故以冬至之祭爲大禘以祈穀爲正郊此其言所以紛紛所引易說亦無據

橫渠張氏曰自秦漢而下多因惟異然後立郊如鄜時之類大抵不明於禮非正也孝經謂郊祀后稷以配天即昊天上帝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即五帝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家語言周之始郊日以至言日至則更不容卜言

月至則有卜之理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以此知不必卜日圜丘掃地而祭所貴簡易後世過侈皆失本意天道本簡易天子之禮亦當簡易繁文虛費帝亦不饗牲必牛蓋牲之大無如牛也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爲稷牛稷牛唯具然則二牛同時以用以此觀之后稷與天同時而祭或謂郊祀以配天謂主稷后稷於配天之地后稷與天同祭配天是如天地此說雖與經有合處然自古未有此說其意亦深大儘曾深思一朝廷議南北郊同異久不決大抵南郊圜丘冬至報本之時故服大裘器用陶匏豪耋之類北郊夏至之日報功之時也如此極易方報本則尚質及報功則備物而難者特以盛暑不可服羔裘又不知何所據必要服大裘冬裘夏葛古今同然況是季夏祭於明堂裘服則方澤豈必服大裘耶又以昊天有成命云郊祀天地也遂指以爲天地當合祭豈不知祭天時地亦從祀而北郊祭地自如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所以盡天道氣之大者無如日月後世則百神皆從祀祀天至敬事也物無以稱其德故掃地不壇服以大裘配以陶匏禮以蒼璧牲以犢燎以柴禮簡誠至止當如是而已人道之褻非所以事天地然必以其祖而配者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事天之禮成則事人之道不可不繼也故當燔柴成禮之後迎祖尸入而以人鬼之禮祭之尸人象也俎簋籩豆人器也朝事饋食人禮也以禰對祖則禰親而祖尊以祖對天則祖親而天尊事天事人盡於愛敬此王者所以郊祀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日爲陽夜爲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

曰迎長日之至也至猶來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爲功也周官以冬日至致天神蓋謂是矣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爲主天神不可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爲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於天也故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亦與此互相明焉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事用騂牲赤者盛陽之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而終言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而已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赤爲陽之盛色而蒼與青乃其類也黑爲陰之盛色而黃與白乃其類也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也亦從其類而已故止言放焉而牧人言凡陽祀以該之也以是知其止用騂也

馬氏曰郊必於冬至之日所以迎長日之將至言其迎之有漸也說者謂建卯畫夜分而日長其說蓋非矣郊者所以祀天昊天上帝者天之貴神也神不得而見故大報天而以日爲主祭於壇而列於衆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略也就陽位者此釋其郊之意也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少爲貴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郊祭迎長日之至周官所謂凡樂圜鍾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禮務質略是之謂大報若社不美不足爲報也故曰內之爲

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不言教民此見獨之事也非所以教民據教民美報焉天造而始之地作而終之故天言報在前地言報在後於其質也變就言於焉而已非有所就陶匏儉以質也董仲舒曰質樸之謂性天地之性人之性是也於郊故謂之郊言天無所不在以我祭於郊也故謂之郊而已於國則已褻於野則已疏祭之郊節矣

長樂陳氏曰大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天牲以蒼而不以騂地牲以黃而不以黝者蓋騂者陽之盛色陽祀以騂爲主而不必皆騂黝者陰之盛色陰祀以黝爲主而不必皆黝則牧人所言亦其大率而已郊特牲之騂犢閟宮之騂犧此祀天之用騂者也旱麓信南山之騂牡閟宮之騂剛洛誥之騂牛此宗廟之用騂者也爾雅曰黃牛黑脣曰犉詩曰殺時犉牡此社稷之用黝者也詩曰來方禮祀以其騂黑則四方有用騂黑者矣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山川其舍諸則山川亦有用騂者矣禮書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鄭氏曰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小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孔氏曰鄭言上文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始郊日以至據魯禮明堂位云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有三

卜郊不從則止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言周之始郊者謂魯之始郊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先有事故云始也　王氏曰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也祭天或云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

橫渠張氏曰自冬至之日以樂降神爲郊之始而未祀矩降神乃用辛日而祀故曰迎長日之至又曰郊之用辛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

嚴陵方氏曰噫嘻言春夏祈穀於上帝則知周之郊非一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則冬至之郊爲歲之始郊矣始郊言以至則祈穀之郊不必以至於周之郊言日至則用辛之郊不必皆用也

馬氏曰此對祈穀之郊則爲始故言始郊周禮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圜丘與郊一也王肅曰郊則圜丘圜丘則郊蓋郊者圜丘之地而圜丘者郊之壇由是言之則始郊乃周之禮康成以爲魯禮非也康成以圜丘祭天而郊祭感生帝則又非也凡郊皆所以祀昊天上帝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是也蓋康成所疑有三以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於此則王被衮此其疑一也周禮以玉路祀天而於此則乘素車其疑二也周禮以蒼璧禮天

而於此則牲用騂而尚赤其疑三也夫記者之言非必止於記周而已泛而記之也則安知不雜於夏殷之禮乎

山陰陸氏曰郊之用絶句言郊之用者辛也今周之始郊日以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鄭氏曰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自此還齋路寢之室庫或爲廄

孔氏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考亦禰也尊祖故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考事事宜就親近者也以射擇士因呼爲澤宮至澤宮射以擇助祭之人是舉賢而置之也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齊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是聚衆而誓之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立澤德誓是受諫義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齊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

橫渠張氏曰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又曰獻命於庫門之內必是魯禮他國無庫門天子皐應路而已

秦溪楊氏曰此章初言周之始郊王立于澤王皮弁以聽

祭報王被衮以象天言王者不一而足而鄭註以爲魯禮魯可稱王乎魯之郊禘非禮也聖人嘗歎之矣況可以稱王乎

嚴陵方氏曰卜郊蓋指用辛之郊爾以其有上辛中辛下辛故周郊以日至而大宰於祀大神示言卜日者崔氏謂卜日以至爲主不吉乃用他日理或然也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其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成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於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作龜即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爲王也特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諫之義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之謂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之謂也諸侯親而尊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延平周氏曰郊之禮歲有常而卜之必受命於祖廟者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稟受於鬼神也受命必於祖作龜必於禰者先王之於祖則致其義義則尊之而於禰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澤宮擇助祭者之所故冢宰於此誓命其助祭者而王亦親聽之蓋示其君之於臣其上則有所受教而其下則受諫而已周官司寇之職謂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泣誓百官戒于百族所謂誓百官即外朝之戒也所謂戒百族即大廟之命也然百官必戒於外朝而萬民必戒於大廟者古之百官皆賢能之士但臨之以司寇之刑官而戒於外朝可也若萬民則愚矣雖臨之以刑官而又當質之以鬼神故戒之必於大廟也

山陰陸氏曰卜辛也禰不言廟避上祖廟春秋傳曰

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澤不言宮避禘宮也

有所擇而澤之澤之若雨露槩與之不得謂之澤矣老子曰莫之令而自均王立于澤而聽誓命著言行無擇而後可以擇人毛詩傳曰雍澤也然則澤蓋學宮辟雍是矣親聽誓命王不言戒言誓而已亦言之法若於其師受教若於其保受諫百官言獻命尊之也其尊之也將以責之也變言大廟之命親之也其親之也亦將以責之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鄭氏曰報猶白也凡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盛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田燭田首爲燭皆謂郊道之民爲之也弗命而民聽上化王嚴上也

孔氏曰郊日之朝天子早起服皮弁之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備具教人尊嚴其君上也未郊故未服大裘也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于王之吉祭氾埽廣埽也六鄉之民廣埽新道於田首設燭照路凡此並非王命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而此云不命者作記之人盛美民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

延平周氏曰祭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視朝之服而聽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異其吉氾埽反道所以去其舊鄉爲田燭所以尚其質如此則弗命而民聽上蓋民之奉君猶君之奉天果君能奉天則民自化矣

馬氏曰報其時之早晚與牲之備否事之小者而皮弁以聽之所以尊天而不敢慢也不惟不敢慢於天亦示其民之所以知嚴也以天子之尊而其嚴如此則民莫不從而倣之故喪者不哭不敢凶服以尊勝親也祀天尊尊民聽上也

山陰陸氏曰喪者不哭不敢凶服以尊勝親也祀天尊尊祀地親親汜埽反道滌除潦雪所以事天也鄉爲田燭鄉可使知人者主郊以燭目社以粢盛養地事也據丘乘共粢盛亦言丘乘小社也弗命而民聽上即社有命之者矣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鄭氏曰衮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閟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明天道謂則之以示人也

孔氏曰乘殷樸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旂畫龍爲章龍爲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者總結王被衮以下天垂日月之象聖人事事則之魯用王禮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爲周郊遂以魯侯稱王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司服大裘而冕禮記曰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然則合周官禮記而言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龍衮可知也議者

以司裘言大裘祀天而不及裘司服言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在裘冕之上謂大裘而冕則不加裘是不知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爲正而裘又服之本也故取大裘以名之猶之朝服緇衣羔裘而詩獨稱羔裘如濡羔裘豹袪羔裘逍遥燕服玄端蜡服黄衣皆狐裘而詩獨稱狐裘以朝狐裘蒙戎狐裘黄黄則裘之上未嘗無衣也裘之上未嘗無衣而衣之下有不用裘故屨人曰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則凡春夏秋之祀不必服裘所以適時之宜而已古者犬羊之裘不裼必襲之也表裘不入公門必裼之也是裘有裼之而不襲裘有襲之而不裼未有表之而不裼襲者則徒服大裘而無襲非禮意也鄭志謂大裘之上又有玄衣此尤無據也禮記唯君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則戒誓省眡用黼裘而後世服大裘焉故記者譏之夫先王祀天

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内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鞂疏匷椁杓素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内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黄鍾大吕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内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衮戴冕璪以致其文飾不以内心廢外心不以自然廢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禮書

嚴陵方氏曰天以龍爲用而衮以龍爲首故被衮以象天經言天子龍衮是也璪者聚采以貫玉而有華藻故謂之璪字通於藻見玉藻解左氏傳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彼有象而我象之之謂象故於龍言象彼有則而我則之之謂則故於數言則以畫龍而文成焉故曰章以日月而設飾焉故曰設然巾車之職則

王玉路以祀而乘素車司常之職則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是設日月者無龍章設龍章者無日月而此言龍章而設日月乃與周禮不同者容泛記前代之禮爾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以爲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焉則所以明之也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

馬氏曰衮被於身冕戴於首天德精微無可稱者故素車所以貴質乘素車言貴其質則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者言其文也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故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道幽而不可知故郊所以明天道也

山陰陸氏曰則天數不言以直則之也若以象天以象之而已素車大路之素未集也蓋玉路之璞周官巾車玉輅

玉路以祀非祀天也玉被衮服大裘質在內也乘素車建大常質在下也言地載萬物天垂象則昭布在上皆地之精神也以故爲社是所以神地之道易所謂微顯是矣言天垂象聖人則之則衣服在下皆天之象數也以故爲郊是所以明天之道易所謂闡幽是矣社推見至隱故言所以神在所以然之前郊本隱以之顯故言所以明在所以然之後聖人所以神明天地之道在禮郊社是也在易乾坤是也　又新說曰古者郊祀之禮內服大裘其上加衮以被之故凡裘言服而衮言被然周禮祭天王乘玉路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則祭天之禮有兩旂兩車也蓋乘玉路建大常者即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赴壇何郊乘素車建大旂者即事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赴壇何以知其如此也曰巾車王之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

常十有二旂以祀則凡王之祭祀無所不乘矣祭天者禮之至也而乘泛祭之玉路以祭之以物則非文以志則非敬非禮意故知乘素車建大旂以祀之而玉路者乘之以適郊固有兩車也雖然車旂之有兩非特祭天也四時之田王乘戎路建大常而巾車之職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則田之車旂亦以兩蓋乘大路建大麾者即道之車也與王乘玉路建大常同意乘戎路建大常者即事之車也與王乘素車建大旂同意故巾車曰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序之以治其出入者以明兩車有事焉乘之以出入非即事之車也大馭曰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蓋犯軷者王出國門之祭也王出國門乘玉路則所謂乘玉路建大常以即郊明矣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龍章而

設日月璪十有二旒以象天也乘素車在於被衮之後所謂乘素車建大旂以即壇明矣凡此者皆周制也故成王以周公爲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也然則郊之祭也其序可推而知矣嘗試言之蓋祭之日夜向晨王皮弁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時于王則王易皮弁服衮冕乘玉路建大常以適郊既至下玉路息大次又衮冕以聽祭報而小宗伯告備于王則王脫衮著大裘以衮被之易玉路乘素車建大旗以即壇既至下素車捧鬯升柴置于牲上以焚之致天神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此先後之序也或曰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曰月爲常交龍爲旂旂有升降之龍而已蓋無三辰而郊特牲云龍章而設日月何也愚此大旂也非諸侯之

所常建故其上又有日月星辰之章以祀天神非特有升降之龍也明堂位曰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觀禮曰王建大旂以象日月星辰升龍降龍拜日於東門之外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然則龍旂而設日月其來固久矣

三山林氏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是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尤為君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旂繅之數耳固禮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袞冕至元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惟九章鳴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

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與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秦溪楊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袞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袞冕袞冕者繪袞龍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鷩冕者繪華蟲於服而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十二章則

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衣而冕果何歟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衮黼之文名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衣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藁鞂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有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別必無是理賈公彥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遵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文帝以公卿衣黼黻之制疑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元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乖天子

遂止於服衮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旂焉十二閒主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知龍登于旂山登于俎黼登于扆九章亦可損乎前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說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說猶用周禮也自鄭氏以意解九章之說於是乎始故行之而去之者可勝歎哉而古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延平周氏曰王被龍衮以象天德戴冕璪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十有二旒言周之郊禮也乘素車者言殷之郊禮也先儒以爲魯公之郊用殷禮則非也然周官司服之職謂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

一服衰冕是祀天止用羔裘而不用衮衣何也夫孟冬之北郊與仲冬之圜丘則用大裘可也如仲夏之祈穀與季冬之迎氣而亦用羔裘則非先王養人欲之意孔子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蓋有裘則必有衣有衣則不必有裘者禮之常也故周官司服於祀昊天止言裘則知必有衣於先王而下止言衣則知必有裘豈非冬之祭則服必以裘而加以衣至於夏之祭則衣而已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六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鄭氏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養牲必養二也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

孔氏曰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則用稷牛爲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用之爲猶用也既又覆說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今帝牛不吉故取稷牛亦已在滌三月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也鄭註搜除謂搜掃清除周禮養馬謂之庾人遭時謂帝牲遭災之時既用稷牲其祀稷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初時皆卜取其牲繫于牢

觜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長樂劉氏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在滌三月然後卜也稷所以配天也故其牲唯具以帝爲尊焉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思文之詩所以頌稷而配天也

嚴陵方氏曰謂之滌則以精潔爲義唯具則取足而已不必三月之滌也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觜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人鬼之牲亦觜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觜之三月以祀天神爲稱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時而唯具亦可也帝爲天神稷爲人鬼

山陰陸氏曰言養牲必養二卜以爲帝牛不吉則以爲稷牛此亦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據稷牛不卜公羊傳曰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拔稷牛而卜之何休謂二卜語在下此讀養牲養二之誤也主郊以牲目社以獸且言在

滌致敬也郊致敬社致養亦言之法據唯爲社田國人作

延平周氏曰王社則祭社而不祭稷故周官封人謂掌設王之社壝者是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則祭社而祭稷故此言帝牛不吉以爲稷牛者是也凡言社未必言稷言稷莫不兼社而有言社言稷何也言社以土爲主言稷以穀爲主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鄭氏曰言俱本可以配

孔氏曰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配本故也大報本反始者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爲物本祖爲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

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

橫渠張氏曰祭先之道其不可得而推者則無可柰何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當盡祭之祖豈可不報蓋根本所繫雖遠烏得無報郊祀后稷以配天周止知后稷是己之始祖已上不可知天則是萬物之祖故祭天則以始祖配之雖庶人必祭及高祖比之天子諸侯止有疏數耳如祭法廟數有不及祖者是不祭祖也以理論之人無貴賤上下皆須祭及高祖以有服故也如五世祖若在死則豈可不爲服乎禮雖無此服當以義起昨朝廷太宗祖免親祖免親止於卑小施於尊者豈可言祖免

藍田呂氏曰祀天禮之至敬者也物無以稱其德故禮簡誠至則事天之禮盛矣然人道有所未盡故從其祖配之所謂配者當於祀天禮成之後迎祖尸而已以人鬼之禮祭之必配祭者所以盡人道之至愛凡言配天及郊祀之有尸者義當如此詳見前章橫渠先生說

嚴陵方氏曰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祖之所生如是則祖與天合矣故推祖以配天故曰此所以配上帝人物所本如此安可不知報本而反始哉故言郊之祭大報本反始也

山陰陸氏曰家主中霤國主社示本也此諸侯大夫之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此天子之事喪服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禰本也祖亦本也太祖亦本也其始祖之所自出亦本也郊之祭不言所以尚非所以也據社所以報本反始也

延平周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用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鄭氏曰所祭有八神伊耆氏古天子號也索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周之正朔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八蜡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爲主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爲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周禮大司樂六變而致象物乃天神鄭云象謂日月此不數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永庸之屬有益稼穡故祭之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爲八神之數明堂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爲田事故爲蜡祭下云主先嗇則豈神農自祭其身乎蓋神農伊耆一代之總號其子孫爲天子者始爲蜡祭也鄭註造者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

橫渠張氏曰八蜡以記四方八者先嗇一也是始治稼穡者據易則是神農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祭之以民食之重亦報其嗇所成舊說以昆蟲爲

八蟲是爲害者不當祭百種或致此百種而祭之或只祭一穜而已

長樂陳氏曰蜡之爲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騂辜其樂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所主者先嗇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古者蜡則飲于學黨正屬民飲酒于序是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於廟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是也然則臘亦謂之蜡矣先儒以郊特牲言皮弁素服而祭又言黃衣黃冠而祭則二祭之服不同月令言祈來年于天宗割祠于公社又言臘先祖五祀則祈臘之名不同於是謂皮弁素服而祭與祈來年于天宗蜡也黃衣黃冠而祭與臘先祖五祀臘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息民固在蜡後矣此記所以言既蜡而休民息已也周蜡於十有二月秦臘於孟冬皆建亥之月也晉侯以十二月滅虢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則臘在蜡月可知矣古者臘有常月而無常日祖在始行而無常時由漢以來瀆於五行之說以王曰祖以衰曰臘其失先王之禮遠矣先儒謂蜡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太蔟姑洗南方蕤賓西方夷則無射北方則黃鍾爲均於禮或然　又曰伊耆氏掌共王之杖咸以老者待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蜡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於者老者矣故後世以其官爲姓周又以其姓名官先儒謂其始制鼓籥又始爲蜡於是以爲古王者之號然古之制法者隸首造曆大橈作甲子倉頡造書之類豈

皆古王者哉果伊者氏實古王者之號周人固應尊異而
神之不宜列於衙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士之官名之也
嚴陵方氏曰合而言之則曰大蜡分而言之則曰八蜡曰
大蜡八者則知自八者之外皆其小也八蜡先嘗也司嘗
也農也郵表畷也貓也虎也坊也水庸也周官有伊者氏
以共杖咸蓋杖所以扶老豈非以伊者氏始爲蜡以息老
物故共杖咸者以是名官乎此所以言伊者氏始爲蜡也
昔之所用者物之形今之所索者物之靈故索而乃可饗
焉黨正所謂國索鬼神而祭祀是矣凡物之種種固已離
矣十二月物之合聚之時也先王因其合而合之因其聚
而聚之以索饗不亦宜乎
馬氏曰建亥之月五穀已入萬物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功
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
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山陰陸氏曰大蜡八先嘗一司嘗二祭百種以報嘗三饗
農及郵表畷四禽獸五迎貓六迎虎七祭坊與水庸八老
物以佚死物以息蜡之祭也周官伊者氏掌共杖咸取其
老物以佚蜡氏掌除骴取其死物以息先儒謂伊者氏神
農氏也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神
農有以勞之必有以佚之有以作之必有以息之是之謂
伊者蜡讀如乍一有一亡爲乍物之死生少老一有一亡
何有窮矣是之謂蜡
延平周氏曰歲十二月即夏之十二月乃建丑之月也蓋
建丑之月謂之蜡始可爲息民之祭果周之十二月則豈
得爲息民之祭乎
蜡之祭也主先嘗而祭司嘗也祭百種以報嘗也饗農及郵

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

鄭氏曰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嗇所樹藝之功使盡饗之故云祭百種以報嗇農田畯也郵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閭之處也詩云爲下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迎而祭之迎其神也水庸溝也孔氏曰以先嗇爲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祭百種以報嗇爲下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田畯有功於民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詗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即下文貓虎之屬言禽獸則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仁義之至盡也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祭此坊與水庸之神鄭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恐迎貓虎之身故註云迎其神

嚴陵方氏曰上言祭下言饗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嗇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嗇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於此有所識畷則田官於此有所聯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爲八蜡之一焉鼠之與豕皆足以爲田之害而貓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神而祭之則所以報之也於貓虎如此則六者可知矣

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利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爲主而以司嗇配之山陰陸氏曰先嗇田祖也司嗇田畯也若稷自於秋報之

然則饗農饗農而已周官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祭百種祭百穀之種以報嗇也農其分也郵其過者也雖勿索可也禽獸爲其害我也故除之矣雖亦勿索可也今皆索而饗之是所謂仁之至義之盡矣表表而祭之若祭表貉是也畷畷而祭之若畛於鬼神是也據此表畷禽獸接祭而已矣先傳謂接祭無迎尸之事祭坊與水庸事也何以不言及水坊外也庸讀如民功曰庸之庸祭坊謂以坊禦水祭水謂以水禦旱爲其用之也攻祭之故曰庸事也雖仁非仁之至雖義非義之盡延平周氏曰索饗及於禽獸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盡於義然後至於仁故於仁言至義言盡君子之於物莫不各因其才而使之雖使之甚勞亦必有以爲之報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

講義曰曰至曰盡不以鄙賤而忽焉之意也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鄭氏曰土反其宅至歸其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螣之屬爲害者也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黃衣黃冠而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黃冠草服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

孔氏曰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不崩水即水庸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謂不爲灾草苔稗木

榛梗之屬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
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先齊之
屬有知故不假辭草木有辭則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
草木徧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指一物也案周禮
籥章云國蜡祭則吹豳頌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
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謂白素衣積素裳經不云皮弁者從
上省文也素服送終是仁恩葛帶榛杖示陰氣斷割故云
仁之至義之盡也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是季秋之
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長樂陳氏曰皮弁素服而祭者蜡祭四方百物也黃衣黃
冠而祭者臘先祖五祀也蜡以息老物故服送終之服而
以皮弁素服葛帶榛杖臘以息民故服田夫之服而以黃
衣黃冠然周禮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羣小祀

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也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
鄭氏曰四方百物磔攘及蜡祭也王於蜡服玄冕而有素
服與黃冠者蓋執事者之服歟禮書
嚴陵方氏曰水土昆蟲草木此皆因其合聚之時而合聚
以饗之故祝者之辭言其時事如此皮弁則其色白素服
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云以送
終也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爾故下止
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
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
義故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弁
素服爲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是矣其言
野夫黃冠則爲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
爲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爲義送終者祭之道也田夫

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終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嗇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焉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草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爲野也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篇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爲息也

延平周氏曰大蜡祝辭雖紀歲終之事蓋亦有順天時息老物之意也

馬氏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辭如此草木者黃稷之屬王皮弁素服而祭所以送萬物之終也萬物之肅殺而王葛帶榛杖者以喪禮處之也蓋萬物生有以養人而終不可不報亦示其不忘本也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山陰陸氏曰據此皮弁以祭而已所謂素服蓋去繡黼丹朱中衣不殺而死所謂終也故素服以送之葛帶於理見割榛杖於理見至爲其殺之也故喪之老子曰戰勝則以喪禮處之葛帶變麻榛杖變桐蜡之祭也其以祭服祭之可也今其衣服如此是亦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天謂之玄玄冠象焉朝服也謂之黃黃冠象焉野服也經云野夫黃冠野夫務知地事而已黃冠草服也言草以非齊服玄冠齊服也齊朝廷之事也草野田之事也草艮也齊巽也草昧也齊明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

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鄭氏曰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詔客告者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

孔氏曰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周禮羅氏掌羅鳥鳥蜡則作羅襦謂細密之羅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詔亦告也客謂貢鳥獸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與女致與使者宣天子之詔令使者反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此宣詔所告之言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非每國輒與女鹿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爾瓜今之瓜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與民爭利今使者歸告其君也註引小雅都人士周頌良耜二詩證笠是野人之服

長樂劉氏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遇於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爲蜡而獵莫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驟從禽以助王也其爲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爲禮焉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於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於其君以申天子之戒勸也曰好遊田以肆其禽荒者好女色以肆其情欲者亡國之道天子之所不赦也華果蓏也瓜及果蓏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

而致之也不可以收斂而藏之也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貴時新供寢廟非貪財利而種之也亦戒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斂以奪其民之利亦絜矩示民之道也

嚴陵方氏曰致鹿非實致鹿也特致所以獲鹿之物爾致女非實致女也特致所以飾女之物爾所謂作羅襦者以此好田致女者亡其國其戒之之辭也致鹿則所以戒好田致女則所以戒好女五子述大禹之戒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則好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而可爲戒也羅氏之戒好田則是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陰事故也周官甸師共野果蓏先儒謂果桃李之屬蓏瓜瓠之屬蓋果即華之成實蓏即瓜之總名彼言果蓏此言瓜華互相備也斂秋事藏冬事瓜華之種類特可以供斯須之求非足以待久長之用而天子樹之以示不與民爭利焉此戒諸侯之辭也

馬氏曰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其意以爲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爲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其意以爲民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日之積而爲之上者豈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

山陰陸氏曰以天子掌鳥獸之官是以稱大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於天子今曰草笠而至尊野服者則以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故也然諸侯來曰朝使其臣來貢然後曰至尊野服也則野服雖尊非服之正羅氏致鹿與女周官所謂蜡則作羅襦是也瓜即華也以告諸侯故謂之華曲禮削瓜爲國君華之甸師共野果蓏之薦天子所樹者也爲大夫贏之故瓜亦或謂之贏凡此皆善墮爛不可藏也故曰不斂藏之種

爾雅云果蠃之實栝婁栝婁善藏言實則與華異然則瓜言華亦或以此蓋瓜果之華者

延平周氏曰周官羅氏謂蜡則作羅襦蓋羅則鹿之所以獲者而襦則女之所衣者也故致之以戒於諸侯然戒之必至於歲終者戒於終所以圖其始也瓜華者不斂藏之種也樹其不斂藏之種者所以戒聚斂也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與功

鄭氏曰四方方有祭也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使民謹於用財也移之言美也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美之與收謂收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

孔氏曰此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欲使不熟之方高民謹慎財物也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歡美也前文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爲一此文云既蜡而收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爲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下故鄭知是臘也不興功謂不興農功若土功則左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皇氏曰此一節據諸侯之國而爲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爲蜡成則爲蜡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諸侯保育其民者也各視其年之豐凶則蜡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祭祀傷其

衣食也易之損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凶年而約其禮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荅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以移民也者民厭勤以至京坻之積必因祭報以燕勞之所以勸而移之也易其不勤以爲勤移其心也易其不足以就有餘移其身也大司徒之職曰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然則蜡之通不通皆聽命於司徒矣蜡禮既畢然後息民之祭行焉然則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者蜡也非其所職焉其所職焉者於蜡之後以禮屬其黨之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謂之息民者息其田野之勞而入於邑居以習禮義故正其齒位以爲庠序之先焉

嚴陵方氏曰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且蜡本以息農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纘於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

馬氏曰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所謂黜之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陟之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及其酒無算則皆若狂矣子貢觀於蜡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則狂者乃美之之意也

延平周氏曰蜡之所以不通者謹民財也謹猶言節也蜡之所以通者斂民之所有餘而共其祭也既蜡則歲終矣

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曰既蜡而收民息已

山陰陸氏曰言記以不忘四方百物之功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以謹民財以移民也禮以謹之樂以移之既蜡而收民息已春播種之民作秋收斂之民息

沙隨程氏曰聖人治神人之道以爲苟曠其職如神者亦不敢不致罰也然則四方年不順成之所八蜡不通者亦變置社稷之意非區區爲民財不足而謹之也唐禮蜡祭年不順成則絀其方守之神也此古禮之存者猶可攷也

南豐曾氏曰博士和峴言蜡始伊耆而三代有嘉平清祀蜡祭之名蜡臘之利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爲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享宗廟旁及五祀以致孝盡虔魏晉同之唐以土王貞觀之際尚用前寅蜡百

神卯日祭社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禮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推應火行以戌日爲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蜡不應於禮請如開元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聲本朝政要策

但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

鄭氏曰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麋臡饋食之豆有葵菹羸醢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非食味之道言禮以異爲敬

孔氏曰自此至后斷也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莞簟尊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

之醢陸地所產之物也加豆謂祭末醃尸之後其菹陸地
產生之物而爲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加豆所盛之醢
用水中之物若贏醢魚醢是也鄭知此謂諸侯以其與周
禮天子豆物不同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麋
臡與此經同其菁菹鹿臡菁菹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
饋食之豆有葵菹贏醢豚拍魚醢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
子加豆有芹菹兎醢深蒲醢箔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
與深蒲及箔菹等非陸產也鹿與醢醢非水物也與此經
異也鄭總云其餘則有雜錯是天子與諸侯異也其邊豆
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唯言豆此連言邊者
邊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所薦之物不敢用
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接
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

橫渠張氏曰古亦有燕器祭必爲邊豆籩簋者非聖人不
能爲也蓋欲異其器而不通褻用又欲其器之盛物之豐
且令人持之專敬

嚴陵方氏曰恒豆謂所常進之豆加謂於所常進而有加
者以恒而對加則加爲暫以加而對恒則恒爲朝事饋食
矣菹醢菜也醢肉醬也上言恒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產
亦菹也上言陸產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
草之和氣則知下之所言皆和氣也常所食者皆褻而不
敬故謂之常褻謂交於神明者在誠而不在味故曰非食
味之道也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篇首言邊豆之實此
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之於上

延平周氏曰朝事與饋食之豆非無陸產之物也以水草
之和氣者爲主加豆非無水草之和氣也以陸產者爲主

山陰陸氏曰恒豆舉茆菹麋鸞故曰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舉筍菹魚醢故曰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者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鄭氏曰武萬舞也

孔氏曰此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也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哀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爲榮好也武是萬舞大武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娛樂也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爲私利

嚴陵方氏曰水土之屬謂若邊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爲禮而不可供嗜欲之求卷冕龍袞也路車即人路也可陳之以爲儀而不可資玩好之用武舞執干戚以爲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焉宗廟奉鬼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焉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安而樂之也若可者可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薦可食而不可者則知後之所言玄酒明水與夫太羹皆不可者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則知疏布冪與夫蒲越蹇棘皆不可便其利也前總其略後別其詳

山陰陸氏曰宗廟之威亦釋大武若言宗廟之威不應行而字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

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鄭氏曰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槀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爲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

孔氏曰此明祭祀所用之物尚質貴本玄酒謂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冪人云疏布冪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鼎是疏布之尚也凡常所居下筵上簟祭天則蒲越槀鞂之尚是神明矣雕謂刻鏤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爲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惟貴質素而已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也尚質儉如是而後得交神明之義

橫渠張氏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

長樂陳氏曰禮之初有明水而已明水而後有玄酒玄酒而後有五齊五齊而後有三酒至於三酒則事神與人者備矣又有六飲所以純乎人而致養焉明水者陰鑑以取於月之水也玄酒者黑黍和干水之酒也考之此經則酒與醴固不同而玄酒明水亦異也合之以爲一則非矣

金華唐氏曰周禮有明水而無玄酒則明水即玄酒也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之明盛明燭共明水玄酒之非二物可知也郊特牲言酒醴之美

玄酒明水之尚非以玄酒明水爲二物也加於齊則謂之明水加於酒則謂之玄酒且玉藻曰凡尊必尚玄酒而不曰尚明水玄酒則明水之與玄酒決非二物

嚴陵方氏曰夫味以淡爲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弗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繢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剌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繢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湯雖曰霧穀之組麗女功之盡矣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明之也者謂其潔著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藁鞂言之者以其無餘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淡大羹則以淡爲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爲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尊無非質也故下總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矣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山陰陸氏曰貴其質也言貴不言美大羹玄酒可以言貴不可以言美尊其樸也變美言尊樸之名尊老子曰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不言以直不可也據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安褻之甚不止於安樂之義故於先王之薦之類則言安樂之義於酒醴之美則言安褻之甚大圭不琢固已美矣故大羹則言貴其質大圭則言美其質質未至於樸故於素車則特言樸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鄭氏曰牲陽也庶物陰也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爲上也

孔氏曰案宗伯云以天産作陰德註云天産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動物故爲陽也庶物雖出於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爲陰也黃彝以黃金鏤其外以爲目因取名也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酒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案明堂位云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

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爲上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舉耳黃目取諸身也
嚴陵方氏曰以金目爲飾故謂之黃目以實鬱鬯而貴臭故謂之尊者以居其所而贊者從者有六尊之義故也司尊彝掌六尊之位而黃彝處其四此乃言上尊者以尊時之所上而已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王藻言視容清明是已是以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爲蓋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延平周氏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祼用鬱鬯舉彝黃彝即黃目鬱氣之上尊也舉也蓋萬物之於冬則反於土而復於本反於土則終矣故飾用黃此坤所以至於上六始曰天玄而地黃復於本則可以自見故飾用目此復所以小而祼於物然周禮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爲常尊爲變以尊對彝則尊爲甲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
山陰陸氏曰黃目龜目也氣之清明者也於舉彝爲止據此司尊彝尊先大彝先小
祭天埽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
孔氏曰此所論示尚質及貴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煎者煎此自功和合爲之鹽則天產自然

然之鹽鍊治之也設之於醢醢之上故云尚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嚴陵方氏曰鹽非煎以鍊治之則不成故謂之煎鹽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然醢人所共未嘗不以祭祀爲主則醢醢之美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爾夫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鸞貴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

長樂陳氏曰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鈴有鸞考之詩禮曰和鸞雝雝曰登車聞和鸞之聲有鸞必有和鸞在前和在後詩有言鸞鑣有言八鸞則和可知有言和鈴則鸞可知然則何休言鸞刀之制蓋有所授耳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劌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禮書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鄭氏曰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冠不緌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大古冠而敝之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

孔氏曰自此至治天下也一節總明尊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此總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此說其義故云冠義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爲緇今始冠重古故

先冠之也古禮布冠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緌也引孔子之言謂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者言緇布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故鄭註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別也　皇氏曰鄭云雜記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者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

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以緌孔子以爲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尚則冠之加緌雖非禮但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可也蓋敝有棄意

嚴陵方氏曰緇布之冠大古尚質而未聞有緌末世寖文乃加緌爾玉藻言緇布冠繢緌者兼末世言之也孔子未嘗聞其緌者指盛世言之也

馬氏曰冠者禮之始而嘉事之重者也其數見於士冠禮於此則言其義也故曰冠義緌者冠之飾

山陰陸氏曰據此有兩冠義冠禮示取此篇然則後所謂冠義又其後人拾其餘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鄭氏曰阼者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每加而有成人之道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三加者始加緇布冠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者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

孔氏曰案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客位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

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醮於客位其庶子則皆醮於房戶外也三加者曉喻冠者之志意令益大也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案冠禮既冠見母畢立於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冠而字之也難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鄭註重難也

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作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爲之主故冠於作以著代著則所以明之也醮則以酒澤之也每一加則一醮蓋酒所以饗賓客之物故醮於客位冠於作則是以主道期之也醮於客位則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冠成也然緇布之麤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

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也屨也亦彌尊非特衣屨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喻其志則一而已

延平周氏曰皮弁天子視朝之皮弁也爵弁天子戎事之韋弁也皮弁之色白白則喻其自潔而有所受韋弁之色赤赤則天道下降於南方之色而喻其將出而與物酬酢也以視朝之服而對於戎事之服戎事爲大故曰三加彌尊喻其志也然士之冠而用天子之弁服可乎夫冠昏人道之大先王欲重其禮雖士之賤亦不嫌與天子同服故始冠而用爵弁其猶始昏而用角枕歟詩曰角枕粲兮蓋言新昏者也而周官玉府於王之喪則共角枕此所以知先王欲重其禮而雖士之微亦不嫌於與天子同服也

山陰陸氏曰此記適子有故而醮若無故有冠醴無冠醮

士冠禮是也醴禮簡醮禮繁醮用酒醴用醴醴在房內醮
在房外醴脯醮而已醮有折俎
新安朱氏曰此本無適子字加有成也在彌尊字下冠而
下有已字敬其名作成人之道蓋傳誦之譌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
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鄭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
爲玄冠也周弁殷冔夏收齊所服而祭也三王共皮弁素
積不易於先代
孔氏曰三代冠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爲委貌
之形殷則爲章甫之形夏則爲毋追之形委安也言所以
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雉
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鄭註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
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此云委貌儀禮記稱玄冠故鄭
云委貌或爲玄冠也鄭註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
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
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皮弁素積以其質素
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
嚴陵方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即初加之緇布冠是矣弁冔
收即三加之爵弁是矣皮弁素積即再加之皮弁是矣周
尚文故曰委貌周道也皮弁則以白鹿皮爲之素積則以
素爲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疊幅故謂之積揚雄所謂襞
幅爲裳是矣服其服將以行是道故每以道言之
延平周氏曰委貌章甫冔收命以意毋追與弁命以形三
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立本也蓋
皮弁素積上古之服

馬氏曰始加三加皆不同而再加之冠則三王共之者其義各有所主也若其制則未之聞闕之可也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鄭氏曰言年五十乃爵爲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示五十乃爵命也至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弑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

孔氏曰二十而冠五十而爵爲大夫故無大夫冠禮然四十強而仕示應無士冠禮而云有者立禮悉用士爲正所以五等並依士禮冠子也若試爲大夫者示用士禮故鄭註冠禮記云周之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也三十而昏五十乃爲大夫示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者言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爲四加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王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註云始冠之冠是天子別有冠禮

賈氏曰案喪服大夫爲兄弟之長殤降服小功鄭云謂爲士若不仕者明其或示爲大夫則不爲殤而降也蓋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此兄殤者既有德行年未二十而得爲大夫則是大夫示不以二十而始冠也（儀禮疏）

新安朱氏曰引喪服之文見大夫而有兄殤又其兄若爲大夫則不降服則知其身與兄皆未二十矣是不必五十

乃爲大夫也蓋其得爲大夫之時已治成人之事或已因喪而冠如家語所說人君之例故不待二十而冠也賈意當是如此然則亦爲繼世爲大夫者言耳非謂以賢才而選者也

石林葉氏曰自此至德之殺也見於儀禮士冠禮之末其文前後相錯自鄭氏以來不能了故學者至今惑之此專爲士冠禮言也諸侯天子無焉所以儀禮繫於本篇之末天下無生而貴者謂天子之元子與大夫之子也後世有未冠而爲大夫者故言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諸侯天子君薨雖未冠必即位則生而貴矣不可與士比故言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舉諸侯則天子可知一加而冠緇布冒加而冠皮弁三加而冠爵弁士服也然後謂之士此天子元子與大夫之子所同者也男子二十而冠大夫五十而後爵蓋未有大夫而始冠者此大夫所以無冠禮也諸侯天子既冠而即位固已同於士禮矣未冠而即位則既爲諸侯天子何緇布皮弁爵弁之云則冠禮無復施安得復有公侯之冠禮此所以爲夏之末造也鄭氏謂諸侯雖父死年未及五十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古禮雖不可盡見然天子諸侯固未嘗以年斷審如其說不幸有未冠而立立未及五十而死則終身不得爲諸侯天子乎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嚴陵方氏曰古者諸侯無冠禮蓋天子之元子猶士也況諸侯乎皆用士冠禮而已父在則爲士父沒則代爲君以彼年未冠而父沒者不可以居諸侯之位而用士禮故至夏末有諸侯冠禮然則諸侯之有冠禮爲未冠而父沒者造之也

延平周氏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然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果元子世子之年未及冠而天子崩諸侯薨則元子世子亦有君道而復用士禮可乎故玉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蓋言此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

鄭氏曰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者子孫常能法其先父德行也以官爵人德之殺言德益厚爵益尊也

孔氏曰繼世以立諸侯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

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大夫以上雖以德授爵猶無冠禮士又德薄而無爵也

講義曰謂天下無生而貴者欲其修德以繼統之意也

嚴陵方氏曰嗣諸侯者有冠禮嗣大夫則無之者蓋諸侯繼世以立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故也諸侯必繼世以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爲其德之殺也

延平周氏曰繼世以立諸侯象其祖考之賢也官有尊卑德有大小故以官爵人則德之殺也

新安朱氏曰自繼世以立諸侯至死無諡此蓋老子不尚賢貴因任之意言上古之時民各推其賢者奉以爲君沒則復奉其子以繼之其後遂以爲諸侯然其子之立也但象似其賢而已非故擇賢而立之也至於中古乃在上者

擇人任官而爲之爵等此則德之等殺不及上古之時矣乃至於周而有謚法則生而有爵者死又加謚此則又其殺也上古人自立君故生無爵中古未有謚法故雖有爵而無謚又以申言古今之變也

新安王氏曰天子之元子士也此文繫冠禮下夫天子元子冠同於士其餘與士不同雖君儲副有君父在上故冠用士禮所謂無生而貴者也象法象也父祖之賢子孫能法象之故使之雖未冠南面君國是以諸侯別有冠禮也視諸侯德有殺故冠惟士禮與諸侯不同此言大夫所以無冠禮也

鄭氏曰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以士爲主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爵不及死不制謚

山陰陸氏曰古謂周時生無爵蒙上文以官爵人則大夫以上乃謂之爵今記時死則謚之案檀弓士之有誄自魯莊公始也則作此記者魯莊之後人歟

延平周氏曰謚者行之迹故古者生而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新安朱氏說見前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尊尊其有義也政之要盡於禮之義此知其義所以治天下也

孔氏曰此經因上論冠義故因上起下於中說
重禮之義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唯知布列籩豆是陳
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籩豆事物之數淺易可布陳
禮之義理深遠難知聖人能知其義故恭敬守之所以
治天下也

橫渠張氏曰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
於接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理甚深今
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

慶陵方氏曰經曰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所謂奇
偶者其數也陰陽者其義也能守其義然後有以制禮能
陳其數止可與行禮故祭統曰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
臣也數在外故可陳義在內故難知然知之矣而或不能
守守之矣而或不能敬則示未免失其義焉又何以治天
下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
乎正謂是矣

延平周氏曰禮之所以爲禮者禮之義也而其禮之爲禮
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而非尊其數而已也爲祝
史者特知其數耳其數則禮之文而已故可知其義則莫
非性命之理故難知果知其義則聖矣天子所以治天下
也

馬氏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爲禮數者義之寓義者數之
意而其重猶在於意也先王爲禮未嘗不寓之以微妙之
意知其義則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山陰陸氏曰孔子所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
斯乎

延平黃氏曰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後世之言禮者

猶陳其數焉

新安朱氏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具備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鄭氏曰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目禮之義也取於異姓謂同姓則多相褻也誠信也腆猶善也直猶正也直信二者所以教婦也事人事猶立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醾

孔氏曰自此至人之序也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孫生焉此與下昏禮爲目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也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多今虛濫賓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帛必可制鄭註云賓不稱幣不善是也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者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婦德者貞信是婦人之德

橫渠張氏曰以義禮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男子正爲無嗣承祭祀之重猶可再娶雖再娶尚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介甫直謂婦人得再嫁豈有是理今於祭祀凡再娶者其配並列於人情未安古者人君自元妃而下姪娣媵御不復再娶元妃死則繼室攝內事自卿大夫以下有再娶之文亦必大夫不得

已蓋其始昏固未嘗有約至於再也不柰何爲承家爲祭祀之義大故再娶也生而再娶於情固未安葬而同坎則褻尤甚滋不可也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之止當祔一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凡厥之人情一室之中豈容二妻故以義斷之唯祔以首娶繼室別在一所乃安又非如姪娣彼自是妾與適葬者異窆而殊封是衛人之祔也離之必也一穴而異坎爲安

石林葉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此非特贊祭祀凡大宗之統其親者亦不可無也然則婦人得再嫁乎據此理則婦未有二夫者也然喪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傳曰何以期貴終也則繼母有再嫁之道矣然必有故焉周官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無故不用令者罰之繼言司男女之無夫家者鄭氏謂故如鰥寡者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姜氏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守義誓而弗許作柏舟詩以自見孔子取焉則不再嫁者婦人之義也有不得已而不得不嫁者君子示通之也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娶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幣所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幣必誠者無飾其意以僞也辭無不腆者無致其情以曲也辭無致其曲則告之以直故也幣無飾以僞則告之以

信故也故繼言告之以直信以事人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爲事故信爲婦德也上兼言直而下不言直者蓋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不改謂不改而他適也以其不可改故雖夫死不嫁

延平周氏曰昏之以禮而告之以信信則無可變之道故夫死不嫁然有不能以自存者夫死而嫁可也此共姜之父母欲奪而嫁詩人有柏舟之興蓋柏雖可以爲舟特非舟之所宜共姜雖可以嫁特非共姜之所宜以共姜有可以自存之道也

馬氏曰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與此同意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辭者所以道其昏姻之情幣以將意則不可以不誠辭以道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君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

故曰幣必誠辭無不腆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醴信以爲德然後可以事人也詩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言無信也一與之齊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至昏禮不賀亦昏義也而言昏禮男子制義禮婦人之事也據冠義始冠緇布之冠也士冠禮記冠義昏禮記昏義以此不腆辭也凡謙詞稱不腆今辭不云不腆告之以直信也據聘禮主人曰不腆句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春秋傳曰不腆句敝器不足辭也又曰不腆句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告之以直信者直告之以信而已故曰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昏禮父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所謂告之以直信也若信而有從違則有義存焉非

直信而已然非婦事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鄭氏曰先謂倡道也

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

山陰陸氏曰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是矣

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鄭氏曰摯所贄鴈言不敢相褻也人倫有別則氣性醇禽獸言聚麀之亂類也

孔氏曰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

嚴陵方氏曰壻先奠鴈乃與婦相見所以敬章其有別之道章則所以明之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正謂是矣男女有別則夫婦之道成夫婦之道成然後可以傳世故有父子之親焉上言父子親則知下言義生者謂君臣也君臣之義上下之分而已故義生然後禮作禮作則上不偪下下不僭上故萬物安也其序與繫辭所言合凡此所言不過有別有義而已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以是歟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馬氏曰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

延平周氏曰始於男女有別而終至乎萬物安者非禮之

妙孰能與此

山陰陸氏曰章讀如章物之章春秋傳曰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鄭氏曰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己親之所以使之親己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者車居前也從謂順其教令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爲傅

孔氏曰案昏禮婦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綏是壻親御授綏也壻御婦車授綏欲親愛於婦令婦之親己也

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

以敬之也敬所以爲義親所以爲仁先王之所以得天下者仁義而已

馬氏曰婦人女子近之則不遜故不可以不敬之遠之則怨故不可以不親之敬之者禮也親之者仁也愛與敬先王之所以御婦之道也二女嬪于虞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先王所以得天下也夫王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概不出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端基之於此也婦者恒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故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而從婦凶也

延平周氏曰夫者以知帥人者也而大夫示謂之夫者大夫以知帥人之大者也然夫人示謂之夫何也夫人謂之夫猶后妃謂之后蓋后乃命其夫人以下者而夫人乃帥其九嬪以下者

山陰陸氏曰壻親迎親御授綏咸卦是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恒卦是也

講義曰夫敬而親之先王雖得天下之道不外乎是蓋齊家治國平天下實出乎一道詩大序所謂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矣

盱江李氏曰婦人從人者也從之斯尊之矣卑其夫未有能從夫也夫弱於外婦強於內下上其心而莫之制何所弗及哉舉天下而漸其風亂矣王化之存者幾何是故婦人於夫家不可不使之盡禮也

玄覛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可以不

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鄭氏曰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爵謂夫命爲大夫則妻爲命婦

孔氏曰廣陳敬事也玄冕助祭服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用助祭之服齊戒自整勅而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妻爲內主故有國者是爲社稷內主也

嚴陵方氏曰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固所以致敬也社稷主者夫爲主於外婦爲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言之牢謂牲牢也先王以牢禮爲之等尊卑異焉而夫婦之禮則共牢而食者示同尊卑夫尊則婦

示尊夫卑則婦示卑故曰同尊卑尊卑同故爵齒示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王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襘衣一命襘衣士祿衣是從夫之爵也大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是從夫之齒也

延平周氏曰玄冕事鬼神之服也齊戒將以事鬼神者故昏禮而用玄冕齊戒者所以鬼神其陰陽之配也婦人無爵而周官內宗則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則外女之有爵者何也內女之夫即王子弟而外女之夫即公卿大夫則其所謂有爵示從夫之爵也

馬氏曰玄冕齊戒祭之重者也以祭之所重而用於昏姻之際則明其重也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也

山陰陸氏曰鬼神陰陽神明之也神明之也者不可同於

所安褻之甚也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作階授之室也

鄭氏曰陶匏大古之禮器也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私之猶言恩也授之室明當爲家事之主也

孔氏曰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但用陶匏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爲乃貴尚古禮之自然也厥其也厥明謂共牢之明日也明日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竟以餘食賜婦食餘曰餕此示舅姑相愛私之義案昏禮既昏之後夙興婦見婦于舅姑執笲棗栗腶脩以贄見婦于舅姑舅姑席婦又執匜沃盥婦奠于舅姑席贊者醴婦婦受醴畢舅姑饋特豚卒食一酳婦即席餕姑之餘卒食姑酳之此士禮也降自作階授之室者謂適婦也婦餕餘禮畢舅姑從賓階示不一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

延平周氏曰陶匏祭天地之器而用於昏者尚禮之至也凡爲人子者居不處奧行不中道立不中門者以其有父在也至於冠禮則冠於作階而昏禮又婦降自作階何也先王欲隆冠昏之禮而不嫌於無父是以有斯須之敬也

嚴陵方氏曰盥謂盥手所以致其潔饋謂特豚所以致其養以舅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示授之室而爲之主男以女爲室故以室主之

山陰陸氏曰器用陶匏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三王作牢用陶匏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三王所不變也冠禮著代而已此授之室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鄭氏曰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序猶代

也

孔氏曰不用樂者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脩婦道陽是動散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也

河南程氏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則得之

嚴陵方氏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彼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者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容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容使某羞

延平周氏曰冠必至於昏昏必至於代父者人之序也以其序將至於代父則哀之可也故不賀

馬氏曰三十而娶人之次序所當然也故不賀

山陰陸氏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所謂晦時以此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昏禮敦雁豈亦以此歟

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而聲爲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爲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昏之爲禮其陰禮歟古之制禮者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樂書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爛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鄭氏曰尚用氣尚謂先薦之爛或爲腍滌蕩猶搖動也

孔氏曰自此至篇末總論祭祀之事尚謂貴尚鄭注云先

薦者對合享饋孰爲先也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炙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爓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並未孰是用氣也帝王革異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殷尚聲故未殺牲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闋止也奏樂三遍止乃迎牲入殺鬼神在天地之間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是求陽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血腥爓三者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祭用氣也然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殷人尚聲者以其自樂始故也臭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味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樂之有聲蓋出於虛滌蕩之則存乎其人而已樂三闋者以陽成於三故也三闋

樂成矣然後出迎牲所以爲尚聲歟聲者樂之象音者聲之文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爲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求也

馬氏曰有虞氏之意以爲鬼神之所享在於敬而不在於味敬之所至則味有所遺故祭以血腥爲始記曰血祭盛氣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皆不敢用褻味而貴氣也有虞氏之祭尚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尚聲樂由陽來則凡聲皆陽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其魂也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舉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而不可度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之而已

延平周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者皆以宗

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爲主地以薦
血爲主者百王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
爛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爛皆以爲祭是故爲尚氣也
所謂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然後迎牲所謂尚臭者先
灌以求諸陰然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陰
陽之間而已矣
山陰陸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後王彌文
氣目事也聲耳事也臭鼻事也味口事也血幽而未明腥
明而未著爛溫而未敦有虞氏尚氣未有臭味殷人尚聲
有臭味而未成滌其聲使清蕩其聲使濁
長樂陳氏曰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以商頌那
祀成湯也樂之所依者磬聲其名樂以聲宗則主以樂教
聲之所宗皆尚聲之意也蓋日三成朏月三成時歲三成

閏然則樂不三闋何以成樂哉今夫禮減而進以進爲文
樂盈而反以反爲文反爲文也樂三闋則減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爲文也然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者歸也歸之以從地神者申
也申之以從天詔告鬼神於天地之間捨聲言之號何以
哉　又曰那詩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曰庸鼓鐘鼓之大者
也萬舞舞之大者也商之作樂在湯則奏鼓簡簡大矣而
未備在湯孫則嘒嘒管聲備其細以成大此經言尚聲豈
不以樂之大然邪並樂書
金華應氏曰祭祀之禮帝王所同而必別言之者隨其所
尚各有所先也戛擊鳴球祖考來格虞非不尚樂也而商
樂視舜則愈備荷那之詩可考也厥作裸將常服黼冔商
非不尚裸也而周裸視商則愈重旱麓受祖之詩可見矣

虞氏近古祭未窮味猶有茹毛飲血之意也殷愈尊鬼嚴於求神樂闋至三而後迎牲滌蕩者澡除洗雪於塵埃之境播散發越於虛無之中使無一毫之隔礙也聲音之號者以聲音而號召之若以言語而詔告之天地之間虛曠洞達無不響荅也周樂九變兼用六代視商愈備而納牲必俟灌鬯之後故曰獻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是祼尤在於瞽歌武舞之先也

禮記集說卷第六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二年